



坐對一山青

蘇志欣

坐對一山青，俯視一片冷冷的蒼茫。起伏的巒，猶如一條巨大青龍，遨翔盤迴在無盡的蒼冥之間，漫天的縹白，不正是巨龍所騰駕的雲霧！此刻的我，不也像是跨著青龍，笑傲四海？

碧湖。湖如其名，一片碧澄澄的灩影，延伸到未知的彼岸。碧湖，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，恬靜、典雅，一泓安祥和平的寧靜。偶而幾聲寒鴉劃過了冷靜的空際，寒鴉已遠，而呱呱之聲猶在山谷之中迴響，平添幾許湖的安謐：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

夜遊。天飄著鵝毛細雨，但擋不住夜遊神的出巡，手持著一道冷芒，夜遊去也！驀然，雨絲化成了濃濃的白霧，層層地遮擋住去路，空氣中透露出幾許的詭異……「究竟是何方妖怪？夜遊神在此！」哈！舉起手中的冷電，刺進了無窮的黑暗。嘿！妖孽出現了，幻化成無數碩大的巨人，吞吐著白霧，正從四方圍上來……。我揮舞著手中的光芒，集光成束，不正像星際戰上的光能劍，大戰邪惡的星際怪獸？戰況正烈……突然，一聲斷喝：「快照路！別學唐·吉柯德大戰風車！」我想何人如此大膽？竟敢……，回頭一看，竟是咱的女組長……。唉！龍遊淺水遭蝦戲。望著幻成杉柏的妖靈，心中暗下決定，待本神回轉，定與你大戰三百回合。


日出。迎面撲來一陣冷冽的寒風，不禁拉緊衣襟，踏上了征途。坐在端雪亭旁，遙望東方的天際，一顆星辰猶在明滅不定。逐漸地，雲端射出兩道紅暈，天空也漸趨光明。此時

，環顧四方山際：南方的山，已籠罩在一片雲海之下，獨有山巔還露在雲端，像是海中的孤島；西方的山，還在睡夢之中，却顯出一種頗為怪異的藍綠色，好像是一個頑童在山峯上，亂塗了兩筆。驀然，原先射出紅霞的雲後，却翻攪起兩朵黑色的怪雲，特出在雲面之上，猶如躲在水中的青蛙，露出兩隻眼睛在窺視世界。雲逐漸地翻覆，瀑布沒地向下傾瀉，山谷中也起了迴響，騰起陣陣的輕霧，兩者在空中相接、交融、翻攪。嘿！該不是山中的魑魅在鬥法吧！？今天的日出，是看不到了。

草原。一片綠油油的草原，漫山遍野地呈現在眼前。到了！這裡就是青青草原，北歐式的綠，好像一張高貴，豪華的大地毯，獻給人們滿心的歡欣和愉悅。躺在草地上，仰望著藍天白雲，忘却了人間所有的煩惱，就想這樣躺一生，也不願起來了。走在草原的山巔上，呼呼的冷風從北方吹來，我不禁訝然！這一線之隔，竟然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景色：如果說這邊是溫暖的陽春，那面便是冷酷的寒冬。望著那間豬圈不如的小屋，不禁濕了眼眶，山胞的生活竟是如此艱辛，此處猶是如此，更遑論他處？

坐對一山青，心中油然而生出世的念頭：青山綠水為伴，梅妻鶴子地渡過一生。然而，看到了山胞的破落，心中也下了決定：有生之年，一定要全力改善其生活。

坐對一山青，腦中翻覆著造物的奇幻與無常；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



阿坤仔師

天志

算數著一張張花花綠綠的鈔票，阿坤不禁要翹起嘴角；想到幾年前辛苦的日子，他常自恨沒早些發現這行，也省得拼死拼活只能圖個溫飽，更別想有手下這批弟子了。自從「阿坤仔師」的名聲打響了後，他也常要趕場作秀；帶著辛苦調教的弟子四處去做法事、收驚、驅妖、超渡等都少不了一分，荷包自然也是越來越沈甸了。

「叮鈴…叮鈴…」，隨著手中的鈴噹擺動阿坤手持淨水和柳枝，或持著桃木劍，又開始搖頭晃腦，嘴中唸唸有詞的練習他那套法事；弟子們則旁觀，適時吆喝或附聲而和，配合得天衣無縫，而聲調高低和音亦媲美合唱團了。

「這幾天得好好準備一番了……。」阿坤心想著。幾天前村裏大財主萬生的老爸剛過世，喪禮必然是隆重萬分了；而就憑他肯出幾萬塊的棺材錢，相信也少不了自己的一大包禮金，阿坤是理所當然值得又高興一陣子。

日子很快的到了，在香火裊裊，一片哀肅中，阿坤又開始唱起來，底下的弟子們也是吶喊的助勢。由一番歌功頌德而至超渡，「過橋哦！」「喝…」——接著又是一陣應答——「子孫！」——「嗚啦！」（台語發音）……「錢財！」——「嗚啦！」……誰知就在此時，有隻沒趣的蚊子盡在煩他，揮之難去；等到阿坤逮著機會一掌擊下，他也不經意的發洩了心頭氣憤：「幹伊娘！」，然而這卻藉著手裏的麥克風傳了出去，底下不爭氣的弟子們也反射地應和著：「嗚啦！」……！

幾年後，當這笑柄仍流傳著，阿坤卻又在數百里外繼續的「叮鈴……叮鈴……」……。